



李有成詩選 (1967-1975)

【導 讀】

李有成 (1949-)，出生於檳城，祖籍廣東台山，曾有筆名李蒼。自檳城鍾靈中學畢業後，到吉隆坡擔任《學報》編輯，翌年與姚拓、白堊、牧鈴奴等人接編並改革《蕉風》，一九七〇年與梅淑貞、江振軒、麥秀等人創辦「犀牛出版社」，叢書的第一號即是李有成詩集《鳥及其他》。是年八月，李有成赴台就讀師範大學英語系，後來再考取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碩士和比較文學博士。曾任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所長等職，現任該所特聘研究員、國立中山大學合聘教授、國立台灣大學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兼任教授。研究領域包括非裔與亞裔美國文學、當代英國小說、文學理論與文化批評等。主要著作有詩集《鳥及其他》(1970)、《時間》(2006)，散文集《在甘地銅像前——我的倫敦札記》(2008)，文學評論與學術專書《文學的多元文化軌跡》(2005)、《在理論的年代》(2006)、《文學的複音變奏》(2006)、《踰越：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2007)。

本輯九首詩選自《鳥及其他》(1970)，這本詩集後來重新增訂為《時間》(2006)。這九首詩，依序為：〈我們走著〉(1967)、〈死城〉(1967)、〈下午歌〉(1967)、〈午後印象〉(1968)、〈沉思〉(1968)、〈鳥〉(1968)、〈風中口占〉(1972)、〈象徵〉(1973)、〈每一首詩〉(1975)。

李有成在《時間·代自序》中談到這些詩作的創作歷程。他曾經以為詩最重要的是意象，為了經營意象，或者捕捉稍縱即逝的意象，他嘗試多方調動語言符號，〈我們走著〉、〈下午歌〉、〈午後印象〉應該都是這種思維下的產品；相對而言，這些詩意象比較繁複多變。那時候真的還很年輕，日子雖然不致於百無聊賴，但生活單調、重複，因此在沉悶中等待改變就成為這些詩中常見的母題。〈我們走著〉一詩即是以這樣的感慨結束：「哦，我們是生活在問號叢中／我們是無數的問號」。〈午後印象〉一詩也有類似的體悟：「午後所留下的，是沒有痛苦沒有歡樂的／纏在鬍鬚鬢髮間的時間」。

其次，李有成也談到詩的語言，那曾經是他很重要的關懷。「萬物靜觀皆自得」，但轉換為詩，仍然需要借重語言。語言作為符號系統，本來的承載就很豐富，藉由這樣的符號來經營意象，而且是繁複的意象，其實是很大的挑戰。大概自〈沉思〉一詩之後，他已經深切體會到，意象不是詩的全部，因此之後的詩，意象轉向單純，語言也漸趨平淡和明晰，李有成突然覺得自由自在，很多詩竟然可以一氣呵成。〈沉思〉之後的詩大都是在這種心情下完成的，印象中寫來相當順手，往往一個意象貫穿全詩。

一九七〇年代之後，由於台灣政經環境的劇烈變化，讓李有成在創作上有了不一樣的關懷。他覺得文學與現實的關係本來就很複雜，其中還涉及語言符號的中介、文類成規的規範、真實與虛構的辯證等，原本就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的。《論語·陽貨》所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在李有成看來，這種傳統詩觀不僅扼要地闡明文學的主要功能，亦多少點出了文學介入現世的複雜現象。三十年後，李有成重讀舊作，即發現這些詩不論言志或載道，其背後所體現的，仍然不脫薩依德在論文

學與外在世界的關係時不止一次提到的現世性（worldliness）。對於富有創造力的詩人與作家而言，真正的挑戰主要還是在於如何有效地處理創作與現世之間的關係。這也是他在〈每一首詩〉中的體會。

簡政珍在〈詩的時間歷程——評李有成的詩集《時間》〉裡指出：李有成從一九六六～七六年，短短十年間風格已歷經三個階段的變化。自一九六五～六八年間，意象比較繁複，隱約應和了「超現實主義」時代的一些寫法，語言方面偶爾帶有一九六〇年代「翻譯式」的風格，這種現象有時來自意象的擠壓（如〈午後印象〉中的「明天要把風的假期撤回來辦公／明天一切不幸的都要被營養」），有時來自當時流行「動詞」驚悚的用法（如〈下午歌〉裡那句「倘若木槿花沒剋死郊野」）。自一九六八～七二年間，詩的語言與意象變得比較鬆弛；一九七三～七五年間的詩，則兼具意象的稠密度和語言的自然，是詩集中最好的作品。尤其那首〈每一首詩〉，作者將詩比喻成佳餚，意象從一而終，不過於繁複，卻具有哲理的說服力。詩人要有創意，正如佳餚的產生，連名廚自己都沒嚐過，絕不是既有的重複。結尾的「無煙無火」最為精彩。表面上煙火都是做菜必然延生的物象，由於這道佳餚還不知名。因而是遠離物象的靈思狀態，經由這樣的靈思，最後才落實為有具體輪廓的一道好菜。好詩的完成也如此。

張錦忠對第一階段的詩作有較高的評價，他在〈時間的怪獸，歷史的天使——評李有成詩集《時間》〉一文中，討論到李有成即使在追尋自我、建構生命的主體意識的〈有一座碑〉、〈待日〉、〈我們走著〉、〈下午歌〉、〈一座海〉等詩作裡，處處可見廢墟、廢園、空宅、孤魂傷痕等荒涼的意象，或憂鬱、謊言、毀滅、孤絕、失落、苦役等陰暗題意，顯然這些詩是一個時代青年內心

苦悶情緒的變奏。其中，書寫存在及其不快的〈我們走著〉在馬華現代詩史的重要性，可以媲美痲弦〈深淵〉在台灣詩史的地位，不過李有成的詩較少長句，風格也更清晰簡潔。

李有成詩集《鳥及其他》在馬華現代主義詩歌的發展史上，有著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溫任平在〈經典議論：李有成詩集《鳥及其他 1966-1969 選集》〉中所言：「六十年代的馬華現代詩，橫看豎看，左右衡度，仍以李有成的作品最具開創性，最能承先啟後，它一方面擺脫六十年代台灣現代詩的晦澀之風，另一方面又能甩掉國內早期現代詩那種模仿古典詩詞（尤其是詞）的小腳放大形態，以新的語感發出生的聲音。」那是馬華現代詩的開疆時期，從模仿、探索、轉化，到開創，每個詩人在闖自己的路，同時面對遙遠卻龐大的中國古典傳統、在地場的強勢寫實主義、橫向移植的西方（台灣）現代主義。李有成、白垚等人各自取得不同的成果，即使歷經四十年的詩潮興替，這些早期詩作，至今仍然屹立不搖，成為馬華詩史的重要座標。

我們走著 (1967)

把天寫下來，把樹，把小雞
都寫下來，我們的眼睛
是時間雕成的筆，是未來的歷史
片片的光，片的晦
片片如雨，落在
吃角子的電唱機上，落在
一群從越戰前來渡假的士兵身上
落在落在落在落在。一陣風掀起一份
消息，一位記者的相機被毀了
報紙上少登了一幀
三個少女賣淫被控的照片
片片的光，片的晦，像烈陽
我們忙碌得像狗。
我們的眼睛，曾經捕捉過什麼？
我們在失落中
看自己的血滴幻成隕星，在天邊
在天邊有一座空穴，但很擁擠
過去寫在那，將來寫在那，那是
我們的榮耀，那是我們的尊嚴
那是我們的……

謊言

是謊言。——一首黑色的戀歌
爬在滴答的鐘聲裡，季節
季節都很甜，我們在教堂唱過
修女們被送上天堂時還唱著
是這首歌，它教我們生活
教我們戀愛，教我們相信時間
（雨仍然落著，烈陽仍然好驕）

天好晴朗，天憤怒得一片空白
而地，地是偉大的殉道者
天的聲音，地的聲音，我們走著
那種聲音，活像是一對情人
在奶吧裡吵架。
在警察局外的佈告處
交通失事表上 寫著：
「紅燈是一株有刺的玫瑰，這月
她們盛放了！」

存在是期待著毀滅，毀滅
啊，我們仍是這樣走著
彼此的嘲笑，在酒吧裡酩酊
在乞丐的口中乾癟
在情人的吻中流淚
在博物館中驕傲
在——
唔，我們必將要彼此嘲笑

嘲笑啊嘲笑，它是時間的標本
在烈日下，在霪雨中，它被展覽
像我們，我們的子孫，在馬路上
踢著被汽車笛聲驚駭的步伐
片片的光，片片的晦
註解著標本的名字，我們說
命運是新鑄的貨幣

命運是新鑄的貨幣
我們走著，我們交換貨幣
像在舞會中，我們交換伴侶
我們不妒嫉，我們真的不
（雨仍然落著，太陽仍然好驕）
是的，是的，我們真忙碌
忙碌得像狗，霓虹燈雕著我們
稻草人雕著我們
斑馬線雕著我們
麵包屑雕著我們
我們走著，我們走著，我們走著……

片片的光，片片的晦
（我們走在霪雨中，我們走在烈陽下）
哦，我們是生活在問號叢中
我們是無數的問號

死城 (1967)

記一九六七年檳城宵禁

親愛的黃昏不見啦，街燈的魂
殘酷地引誘荒野的來風
趕到山上鬼混去啦
血絲網住了沙彌的眼睛
沙彌的喃喃是走調的木魚聲
我們的憂鬱在路上蹣跚
彼此看不見，像雨季的落葉
惶恐地打著鞦韆

我們還等待什麼？病喜鵲垂翼在
黑色的播音筒上，呻吟呀呻吟不走
這無花的夜，無力的升旗山啊
蠕動著綿綿的臂，寫不完的葬曲啊
寫不完的我們茫茫的眼光

如果紅綠燈還懂得讀報
黑濛濛的報紙，叫它們惶惶地
變色，因為夕陽這沒良心的鴛母遠行啦
只有病喜鵲費力地到處啄食憂鬱

而喬治市哭著失貞，而渡輪

載著哭聲去找尋那無恥的負心漢啦
除了去安睡，萊特伯伯啊
誰跟我們奕棋？

誰跟我們奕棋呢？
沙彌的喃喃是走調的木魚聲
我們的棋局是沙彌的喃喃
觀音亭前，有兩隻石獅子
正為著寂寞竟爭先想要自毀啦
讓我們偷偷地扭亮燈光吧
聽它們的血管如何爆裂
看它們的腦筋如何充血

我們茫茫的眼光睜得好大好大
我們的憂鬱蹣跚得好困好困啦
倘若還沒有失去選擇
幾時到關仔角的長堤去遠眺
託修女的白裙衫把情人的懊惱裹來
在長而瘦的土庫街
有一行無人的殯列正隨著葬曲走來……

下午歌 (1967)

讓所有的禽族在枝頭假眠
讓所有的唱機飢且渴
讓所有的桌椅在咖啡座煩躁
剪貼的下午花花公子的下午水草的下午
有一隻小貓眯著眼
像一隻剛從屋外撿回來的枕頭

讓所有的耶穌喘氣
讓所有的雜誌被剪貼
讓所有的游泳池都吞食寂寞的陽光
撲克的下午理髮女郎的下午廢墟的下午
有一隻黑螞蟻在洞口探出觸鬚
像一隻空瓶子在理石上滾動

我是那麼健忘，老讓自己的方步
回憶兒時旋動的陀螺
熱帶熱帶地
在水族館與愛德嘉·坡之間
我乾燥的名字，必然不為人所知
這是假期，酒吧說
一陣驟雨忽然像旱季裡燒芭的野火
逼我心寒地惦念著那個雛妓

好狠毒的故事，如果聖經沒這一章

我不再上唱詩班

為了我是一座停頓的鬧鐘

能靜聽別人的詛咒和秘密

倘若木槿花沒剋死郊野

沒放逐那些姊姊妹妹的蝴蝶

給我時間冥想，這是醜陋的浪漫

沒有風從窗外伸手把我擰醒

還是讓所有的下午送殯去

或者讓一隻病尖嘴鼠在斑馬線上揚威

唱一支流眼淚的歌吧

我必然碎心地到祖父的墳墓

考古去，要他聽聽

酒吧說的：這是假期

含羞草椰花酒野薔薇沙爹燒的假期

我在碎蔭下編寫散步的姿態

小黑狗學呀都學不完的姿態

除了使自己成為一座空宅

讓食蟻獸在這裡築窩

我的下午歌，飛揚著不懂禮節的音符

在空曠中迴音，演奏它的

是我的短鬚鬚，是我乾癟的瞳仁

如試驗室裡解剖檯上的黑貓

浪費那僅存的血滴

午後印象 (1968)

這許多黑顏色的葉狀影子
死屍般腐臭地伏著
如果失去午寐
必然為自己編織另一個冥想
忙著抹汗的陽光
如果能夠痛恨
總要砸碎那些瓶裝的寂寞
所有懊惱在午後如果化成一潭死水
這裡可以入定

除了看煙灰殉情
除了把所有的禪剪貼
想想風必在海上渡假
把雙腳不客氣地面天嘲笑吧
使人想到要哭的，是那些
像午後的心的廢紙團
這是一隻隻蠕動著軀體的紅螞蟻
如果冰箱通了電，一切寂寞
都是無謂的小脾氣
還是讓眼睛尋索吧，眼睛
不能沒有節目去狂歡

或者今天沒有記憶
或者記憶等於已被搓過復展的污紙
所有的記憶，如果今天還有
都願意逐件整理

讓說謊的收音機苦悶
讓枯瘦的花樹瀝血
明天要把風的假期撤了回來辦公
明天一切不幸的都要被營養
因為明天，明天要換換節目

午後的消息可以摺成尖銳的
病犬的哀鳴
凡花香的在這裡可以憑弔
凡鳥語的在這裡可以哀禱
除了看煙灰殉情
除了讓眼睛尋索
並且把昨夜舞會中的迷你裙
像禪般剪貼
要上山的且上山去
要下水的且下水去
午後所留下的，是沒有痛苦沒有歡樂的
纏在鬍鬚鬢髮間的時間

沉 思 (1968)

走進樹園就可以聽到
禽族唧唧地交換情思
走進樹園就可以看到
樹們蔭滿地讀著陽光
情思不死，陽光常暖
他正在沉思
沉思一個不死的樹園

當清晨走來
清晨不為他剔掉昨夜的淚痕
他餐著冰涼的露
衣著茫茫的微曦
他的髮是千年未醒的莽林
繞纏著不清的神秘
導向永恆的深幽

他已在沉思
那樹園鑄在他的腦壁
喧鬧的苔蘚爬不上
非雅典的古甕
亦非長安的樑柱
它光滑若孤清的冷石

澄澈如嬰孩太初的一鳴

時間在他的呼吸中凝成鐘乳

當日午走過來

當午夜走過來

遂與清晨結伴

漫遊他的自鑄

他的樹園不沉

他的樹園來自人類的十三月

來自神的第八日

鳥 (1968)

紀念外祖父往生

在我的床前
我發現一塊沒有音樂的灰白土地
在那孤獨而空禿的樹樞上
風已不忍再颳了
有一隻鳥憂鬱地飛來

這裡不再沒有音樂
黑夜伏在鳥那原已負荷的背上
我走到那棵樹下
可憐的樹樞艱辛地搖頭
鳥困難地撲撲那傷殘的翅膀
將淚水滴進我不快樂的聽覺

牠唱著古老的歌
不是童年的海說那很久以前
不是鄰居的女孩長成驕傲
牠唱著
牠唱著榴槤如何在風雨中傷心地掉下
牠唱著未熟的山竹如何淌著母親的奶滴
牠唱著水果的季節快要過去
牠唱著

牠唱著那賣沙爹的青年已經成長
牠唱著那老邁的浮腳樓
牠唱著我祖父的紗籠已經葬了
牠唱著新墓前的雞蛋花樹
牠的同伴在等待著有穀粒的陷阱
鳥的歌聲真摯而深沉
鳥的歌聲繞著未老的子夜
我彷彿聽見已經遙遠的聲音
牠瀝著血低喚著我的名字

那是一首古老的歌
在我的床前
在那塊沒有音樂的灰白土地上
孤單的樹仍然伸著根
風已經歇息
鳥於是靜靜地躺著

風中口占 (1972)

—

我故意走入風中
是無所思，還是有所憶？
世事，原只不過
妻女們年年換季的衣裙
年年彩蝶，年年也有蕭瑟
原無須鼓樂喧天，原無須
把激情如此輕描淡寫
我只不過
故意走入風中，故意
讓自己看來，像極
有所思，也有所憶
那些人，以及那些我
儘可不必，自蒙塵中惺忪醒來
醒來，誤以為
風聲雨聲只有夢中可聞
把成個可赴的明朝誤筆
繪不出樓閣庭院
寫不了昔日與今朝
但見冬這傢伙
唆喋而嚕噓
猶聞舊時舊事瀟瀟灑灑

藉風傳來，模糊
一如暗夜的摸索
世事太濃，風雨可以成災

二

若是如此，也罷
歌我自歌，反正風中
無人追問過路的人：
何以那麼愴然而固執？

象 徵 (1973)

上·上車

象徵是這樣子賦予的：
在該晦暗的冬日
陽光冷淡地憐憫我們
早餐依然有燒餅油條
乘車照樣有公車客運
而時間，時間仍一樣擺動

但是象徵就是這樣子賦予的：
就脫下毛衣去盛些陽光回來吧
順手帶一本：《在冷戰的年代》
那一站下車並不重要
最要緊，車上不要太寂寞

中·車上

象徵是這樣子賦予的：
前座那老頭兒正忙著打盹
他手上的報紙巍顛顛地抖動
舊聞的新聞，新聞的舊聞
還是打開詩集，讀它一首——
戰爭不戰爭，時間仍然擺動

但是象徵就是這樣子賦予的：
那老頭兒驀地醒來，愴然下車
報紙遺留在車上，有人隨後一踩
車子依然開動，一站又一站
報紙上的字跡，逐漸黯然

下·下車

象徵是這樣子賦予的：
在該晦暗的冬日
陽光冷淡地憐憫我們
跨下了車子，有歌聲隱約傳來
一群人列隊興奮而過
右手猶朝天堂一拳擊去
激動高呼，聲音依稀可辨——
「神愛世人！」

象徵就是這樣子賦予的：
帶一本《在冷戰的年代》
走在任何一條路上

每一首詩 (1975)

每一首詩
必須是一道
不知名的珍饈
食譜上沒有戶籍
名廚瞪目
美食者訝異
必須是
連自己也沒嚐過
無煙無火

